

## 一

延寿老汉的节俭刻到骨头里，他全身上一毛不肯多长，只在下巴正中戳着一根三寸来长的灰胡子表明性别。村里人说他过日子比劈了叉的腩纶线还细，衣食住行处处省到不能再省。

今天是永子大喜的日子。延寿立在北屋墙前，扫视着摆在院里的十一桌酒席。才上的菜还没动几嘴，又压上一盘子新菜。几个孩子抱着可乐雪碧到处跑，突然跌倒一个，饮料流到地上，大人也不知道急着去扶。太阳已偏西。延寿背靠贴着白瓷砖的新房，看到每张桌子上的陪客都尽职尽责地劝酒，醉醺醺的酒杯都捏不稳，一杯酒至少洒了一半在桌上。他心想：“王八羔子们，吃吧，喝吧，吃过最后一道饭，都给我滚蛋！”他真想扑过去，趴桌上把洒了的酒吸溜吸溜。

永子本来长得好好的，13岁那年跑到大队楼顶玩，被高压电吸上去又摔了下来。也算命大，腿脚没摔坏，只在左肩膀头电出个茶碗大的疤。都说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，这小子后福在哪呢？挨过电后个子不长了，永远停在一米五，与他一般大的小伙子孩子们都有了，他还光棍着。相一个嫌他个头小，再相一个还是嫌他个头小，延寿老汉恨不得锯下自己半截子腿安他身上。

为给永子说媳妇延寿耗尽心血，他踏破了媒人的门槛，送出了不知多少点心和水果，最终一无所获。万般无奈之下，只好朝犯法的路上走，思谋着给永子买个媳妇。

前些年，村里兴买外地女人，大几千块钱一个，多数来自穷苦山里，人长得矮小，也丑。不是实在说不上媳妇，没人肯这么自降身价买媳妇。事到如今说不得了，总得给永子说个人，一来续香火，二来老婆去世前再三嘱咐了的，砸锅卖铁也要给孩子说媳妇。想起老婆，延寿老汉心里一灰，要是她还在，许多事情会好办得多。永子结婚可让延寿遭了难，既支应外场又要支应内场，屋里床上的用品也得他过手。单是缝制被褥，就得赔上笑脸请东邻西舍来做，女人若在，叫上几个娘子人家家，秋高的时候坐在宽阔的房顶上，说说笑笑就缝得了，哪用得着他一个汉们家操心。

算算账，买外地女人划算得多，省了小换、大换、打帖子，也不用大娶大闹腾，比娶当地媳妇省好几万。现在女的缺，男的多，娶媳妇越来越费钱。永子愿不愿意外地女人延寿老汉不考虑，轮不着他不愿娶，花钱给他买个媳妇是犯法，但现在娶媳妇要那么多礼不也等于买卖人口？

近几年外地媳妇少了，想找外地媳妇，一样得托人介绍，介绍了，给媒人5000，至于给女方多少，全看两家商量。延寿老汉想，刨去媒人的5000，就算再给女方两万，也划算。外地媳妇起码比本地女子好打发，这几年娶个媳妇行情涨得不像样，一张嘴就要四五万，吃人呢！还要三金、改口费，样样是钱。幸好只养了一个永子，

再添一个只好插门了。

## 二

侄子走过来，灶上要茶叶呢。延寿老汉满心狐疑地瞪着侄子：“5包用完了？茶水不要浓……”他小声嘱咐侄子：“对烧水的说说，少放点茶，带个色儿得了。”翻身回小东屋找。

席上用的东西全在小东屋炕上放着。延寿老汉腾出自己半截炕，专门放过事用的东西。吃的喝的，全堆到炕上，全在他眼皮子底下摆着。他既盼天暖和，又怕天暖和。暖和的天儿办喜事方便，席可以摆在院里，不必去邻家借屋子。借了人家的屋，总不能白借，赴席的在人家屋里吃喝吵闹，谁不嫌烦，事过后，得送点东西表示表示，又是一笔糟销。天真暖和了呢，买下的东西经不住放，又怕坏了。那些鸡肉鱼肉猪肉牛肉羊肉，延寿老汉一天看个七八遍，总怕多搁一天搁出味来，他伸个鼻子，在肉上耐心地闻来闻去，似乎多闻一闻能让肉的保鲜时间长点。

他在炕上刨一刨，没找着茶叶，看来真用完了。他把炕上的东西往后挪挪，掀开一角炕席，抽出10块钱，寻思找谁去买包茶叶。一抬眼，永子盖着个破军大氅，正窝在炕里蒙头睡觉。“别人忙得四脚朝天，你倒会躲懒！”他灰白胡子向上撇起，一巴掌扇在永子脑袋上，“起来！别躺了！茶叶没了，买一包去！”他嘴边咕嘟着一圈白沫，骂几句又冒出一圈。为他悬了好几个月的心这会儿都不敢落下来，他竟敢钻屋里睡觉，省心的他。

三个月前，永子跟他舅到市里干活，溜到网吧，下载了几个黄片，蒙着被子偷看。他舅是个古板人，听永子被窝里发出怪声，抓起枕头砸过去：“丢死人了！滚！滚家去！”永子收拾收拾铺盖，真使性子回来了。他舅随后追来，和延寿老汉长谈一番，必须抓紧时间给永子说媳妇，不能再拖下去了。延寿将心比心，永子偷着看那种片儿，不全是憋的嘛，慢说他一个壮小伙，就是自己，那个心也没消退下去，要不是家里紧，自己找个女人也应当。

两年前他去乡里集上卖粉条，摆在一户人家门口。这家女人热心肠，好站在门口和人说话，她有个毛病，说几句挤一下眼。延寿老汉和她搭葛了几句，见她一再挤眼，心想莫非对自己有意思？于是多了心，乱了意。盼到下个集再去，女人又出来说话，又挤眼。延寿也无心做买卖了，反复琢磨，越琢磨越觉得女人有深意。回家来5天睡不好觉，天天夜里烙饼似的翻过来掉过去，熬到第三个集，早早去了，恰好女人出来，与他打着招呼，又挤了挤眼。延寿老汉收起粉条捆回车上，跟着女人走进院子。

女人以为老汉要喝水：“大瓮里新接的水，瓢在里头。”又挤了一下眼。延寿老汉胆气陡壮：“我不喝水。上屋里还是上哪儿？”

女人十分不解：“什么意思？”眼又一挤。

“你这不老冲我挤眼给暗号？”延寿老汉心

## 过事

□虽然

虚了。

女人一炊帚摔过来：“滚，老不正经！俺挤眼是毛病，俺不是那样的人！”

延寿推着车子踉跄而逃，恨不能迎头来个车撞死自己。丢人哇！传出去可怎么做人？从那之后他绝了找女人的心，一心一意给永子攒钱。

## 三

媒人从灵寿山里介绍来一个，条件相对差点，但用媒人的话说“不傻不呆不秃不瞎，能吃饭干活”，永子长成这样，能说上个人延寿老汉很知足。讲好给新人父母3万，其余东西全归男方置。于是匆匆成交，新人先住过来，择日再举办仪式。延寿一阵暗喜，人住过来就好办了，生米成了熟饭，还怕她跑掉不成？住过来才知道，新人不是善茬子，精明得很，也挑剔得很，单是伙食就容不得延寿凑合，过来半个月，肉已吃了好几十斤，鲜菜水果不断。新人见延寿抽筋扒皮的不利索，借说永子敲打他：“别以为山里人没见过世面，我在外头打工的时候，什么好的没吃过什么好的没见过？嫁汉嫁汉，穿衣吃饭；嫁男嫁男，吃饭穿棉！嫁人就是享福来了。别欺负我是山里人，咱们一没扯证二没办席，惹火我拍屁股说走就走，一分钱不退……”永子才有个女人，对她言听计从。延寿这才明白不是自己拿住她，而是她拿住自己了，永子就是被她捏在手里的小辫，扯一扯全身肉疼。

本来延寿盘算得很好，拿着列好的购物单子，和永子到县城摺住一家店拣最便宜的往车上一扔，一车就拉回来了。柜、床、沙发、电视、洗衣机、冰箱，这一堆东西一万块钱打住。他想好了，买东西用一万，摆席再用一万，连上前头给人家的3万，再加上杂七杂八的花销，6万块钱能打住。谁想新人听说要去城里置家具家电，也要跟着去。延寿心里一凉，全身发冷：坏了，省下钱了。

果然，父子俩要去的小店新人全看不上，只好去大商场。进了大商场不要紧，她一眼看中一套8000块的家具，往床上一坐，张口道：“我要这一套。”延寿俩眼瞪得要裂开：别人买家具花三四千，她竟然看中8000的。延寿凶狠地示意永子上前拒绝她这个离谱的要求。

永子陪新人买了几回衣服，领教过厉害，讷讷着朝后缩。延寿瞪着眼，不依不饶用目光逼他，只好凑过去，小声道：“太贵。村里没人买这么贵的……”

“没人买你就不买？便宜家具用几年就坏，

还得另置，不如一次到位。”新人说得倒也在理，永子无言可对，戳在地上像根棍子。

延寿老汉背对着他们，脸阴得能拧出水。所有东西置下来只做了一万的账，她竟然一套家具干8000，败家子啊害人精！哪有这么大手大脚不心疼钱的？就不想想，省下钱来最后不全是你们的？他坐在门口一张凳子上，冲外拧着脸，脖子上青筋一蹦一蹦地鼓出老高。他不想回头看他们，永子没出息，新人如虎狼，少看两眼少生气。他卷了根旱烟，装着什么也没听到，看起外面的景致来，心里希望永子再劝劝，也许新人能转了念头。

新人离开床，撒腿就向外走。永子急得“哎……哎……”叫着，见她不停脚，冲延寿喊：“爹！到底买不买？不买她就回灵寿了！”

延寿顾不得再装镇定，把旱烟一甩，赶紧追出去，他个高腿长，三步并作两步，跨到新人前头截住她，换上满面笑容：“买！买！不买哪行？”抬头轰永子：“不懂事的王八羔子！进去细问问，有优惠不？能讲价不？”

这一趟就买回一套家具。家具摆到新房里，人见人夸。家具好是好，就是太贵，延寿觉得这套家具要了自己半条命，心疼得睡觉也睡不着，翻来掉去唉声叹气，做梦也气得全身哆嗦。避开新人他偷着骂永子：“没出息的畜生！等着她降你一辈子吧！人家那有本事的在外头谈个媳妇回来，一分钱不花。你哩？你算算糟我多少？丑话说在前头，娶媳妇花的钱你得清账。安定下来赶紧到外面挣钱去，别想在家里耗着！”

买家电延寿又气了个半死。电视买了新流行的43寸纯平，比别人家又多花3000。他仰在炕上躺了一天，吃不下喝不下。永子不识趣地端过饭来，凑近劝他：“爹，吃点儿！”他手一扬，把碗摔到地上，拍着炕沿压低声骂永子，骂得永子吧嗒吧嗒掉泪：“爹，要不找媒人退钱吧，我打光棍。”延寿更生气了：“十跪九叩就差最后一拜，你要打光棍了？想打光棍怎么不早说？给我住了，擦干那眼窝子！没出息！为你割我的肉我也愿意，就是你爹我省了一辈子，细了一辈子，好容易攒下这么点家底子，才几天工夫就嘎嘎地从手里流走了，我难受哇！永子，把你舅叫来，他能说，叫他好好劝我吧！”他心口发闷，血压升高，四肢发软，心里什么都明白，就是难受由不得自己。

## 四

他站在院里，扭头向新屋一望，瞥见新人沉着脸，不由得心里又冒出一股火：你还不喜欢？为你家都败光了，你还不知足？他心里咒骂着，恰好新人也抬起眼来向外看。延寿赶紧掉脸避开，眼不见为净，还是少看她两眼，少生些子气，不值当气坏身子。熬过今天，就算彻底过完事了。

他溜达到灶旁。锅灶安在大门以西，灶火噼啪作响，都是上好的松木片子，早多少年就预备下了。铁铸的大灶上，一字安着三个大锅，烟

## 绣球花

□陈毓

晨曦微露时，绣球花是淡绿色，太阳一出，就变奶白色了，有月光的夜里，绣球花又是鹅黄色。

这是柰子的观察。住在金农山庄这三年，每年的4到6月，绣球花都会一粒粒绽开，细密的花朵慢慢张开、饱满，终于结成一个个绣球模样，团团抱紧柔韧的枝条，又如一盏盏饱满的灯盏，越过竹篱笆，沉沉地垂向江面，眼看要触及到江水，却停住了，像是故意逗眼看花人。

柰子每天停留在绣球花边的时间足够她观察花儿。洗菜池在绣球花树下，柰子看花择菜洗菜，都不耽搁。

绣球花泛着淡绿的时候，小柯还睡在床上。通常是柰子做好了早饭他才起床。

5年前，柰子在思源烹饪班学习的时候认识了小柯，俩人一边学习烹饪一边学习恋爱，学习结束后的某天小柯带柰子回了趟汉江上的老家漩渦镇。柰子一见钟情地喜欢上了小柯的故乡，在柰子看来，漩渦镇像一幅能在四季里变换，在晨昏里变换，在风雨霜晴的日子里变换的画儿。变换就是生长，这让柰子喜欢。她嫁给了小柯，成了漩渦镇的居民。

小柯父母喜欢这个城里来的姑娘，她似乎比本地姑娘更适应漩渦镇上的生活。漩渦镇的食物、风光、空气当然都是好的。不久小柯争取到了县上的扶持项目，在近公路又临江的一片坪上经营起这个小农家乐，烹饪技校学来的手艺学以致用，小柯说他们是闪闪发光的农民，于是农家乐就叫金农山庄。

经营上夫妻两个有基本的分工。柰子负责食材采集以及清洗打理，这些工作在午前冲完成。炒蒸炸煮小柯上手。

清鲜、朴素、本真，夫妻两个定下的经营原则，食材多取本地产，顺应季节，天赐什么人吃什么。这样在原材料的第一道关口就保证了新鲜。烹炒过程的香料也是本地及时获得就地取材。藿香茴香葱蒜花椒丁香肉桂当归百合山药，一律本地出产。小柯在烹饪的时候喜欢随灵感混搭，那些随灵感降临创造的美食使来小店的食客赞不绝口，小柯每每听着，不知何故总想起那句圣人的感叹：治大国若烹小鲜。某天他把案板上剩余的几样东西自由搭配的时候想，好厨师是要原创精神和随机发挥的才能的，尤其一个做乡村农家吃食的厨师，于是那张写满一页纸的正反两面的菜单上多了一道

毛莫利，一匹有思想的马。它是一个神，是上天派来帮助我的神。

那年我们怀着无限的憧憬，来到草原插队落户。草原却完全不是想象的那般模样，这里丘陵起伏，高山险峻，一马平川的地方寥寥无几。我们来到草原的第二天，嘎查(村)里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匹马。嘎查书记用不太流利的汉语说：在草原上如果没有马，就像人没有腿一样。

我一眼就看上了马群中的毛莫利。但是书记告诉我，这匹马太烈，别说你，就是我们也很难驯服它。我不信，刚往它跟前一凑，它立刻咆哮如雷，两腿直立，两眼瞪得犹如铃铛，那架势好像要一下把我吃了。我犹豫了一下，就从挎包里掏出一支笛子吹奏起来。笛声悠扬悦耳，我看见毛莫利的目光一点点变得柔顺痴迷。我一步步走过去，就在笛声里和它亲密接触，最后，我竟然一跃跨上了马背。在场的所有人包括蒙古老乡都惊呆了，说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。而我则确信，毛莫利有思想，它懂得音乐。

从此我和毛莫利成为形影不离的亲密伙伴。只要我出门，短笛一吹它就会如风而来。

毛莫利第一次救我，是在我们下乡的第一年冬天。这天，我们拿着大包小裹，乘坐拖拉机高高兴兴回城过年。风雪弥漫，拖拉机手不辨路经，一家伙开进沟里。前不着村，后不着店，我们几乎都受了伤，天寒地冻，寸步难行。绝望之时我忽然想起了毛莫利，就抽出短笛吹起来。翻车的地方离牧人新村有十几里路，大家都说一匹马怎么会听得到。我没想到半个多小时以后，一声马嘶响起，毛莫利竟然踏雪飞奔而来。大家就像看到一棵救命稻草，争先恐后要往它的背上爬。想不到毛莫利又是一声嘶吼，躲去一旁只向我点头示意。我说：不行，我不能去下大家，要走一起走！毛莫利怔了一下，竟然掉头飞奔而去。众人齐骂这马见死不救，我更觉得无地自容。

就在我们快要冻僵的时候，只听人喊马嘶，原来是嘎查书记带人来救我们了。书记说：多亏毛莫利回村嘶鸣鸣叫地报信儿并带路前来。事后大家才明白：毛莫利当时是想先带我回去报信，见我不肯走，只好自己先走。如果它不这样做，我们大家就会一起完蛋。由此我更确信，毛莫利的确是一匹有思想和智慧的马。

当草原在我们的眼里不再神秘，当所有的浪漫都被现实击得粉碎，我们开始讨厌草原，做梦都想离开草原。离不开，就借酒浇愁，甚至酗酒闹事。这一天，我借着酒劲，和一个跟我抢夺

女朋友的知青打了起来。因为没打赢，我恼羞成怒，冲进厨房拿了把菜刀，开始在草原上拼命追他。眼看就要追上，闪着寒光的菜刀即将劈到他的脑袋上了……就在这个时候，我突然感觉自己的身体腾空而起，像鸟一样飞了出去，重重地摔在草地上。我抬头一看，却是毛莫利在那里竖起前腿，对我生气地吼叫。过后大家都说，我们谁都没追上你，是你的马飞奔过去叼住你的衣服把你甩了出去，不然你就是一个杀人犯了。是毛莫利在我失去理智的时候及时赶来制止我。

日子终于有了希望，国家恢复高考了。我借故回城复习了一段时间后又回到草原，准备在当地参加考试。没想到大雪洋洋洒洒，竟下了三天三夜。到了第四天，依然没有停止的意思。书记怕出危险，劝我们放弃，并拒绝出车相送。最后我一个人来到马厩，对毛莫利讲述了事情的紧迫性，我说：伙计，我的命运能不能改变，就看你的了。毛莫利眨巴着眼睛，好像听懂了，因为它不断向我点头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天还黑着，风雪正紧，我和毛莫利偷偷地出发了。开始还很顺利，后来越走越难。有的地方积雪已到马肚子，人和马与其说走，不如说爬，在冰天雪地里一点点爬。

最要命的是，我们遇到了一群狼！

看它们的眼神，这显然是一群饥饿的狼。在荒无人烟的雪野上，一人一骑遇到一群饥肠辘辘的狼，后果可想而知。我心里连喊完了完了，我甚至已经看到我和毛莫利的尸体被群狼分食的景象。就在这时，我突然听到毛莫利一声嘶吼，它载我奋力跃上一个高岗，然后一声嘶喊，不断嘶鸣。我在它的吼声里找回了勇气，毅然拿出一沓复习资料用火机点燃，举起来挥舞，我和毛莫利一起发声喊，居高临下以泰山压顶之势冲向群狼，群狼竟然被吓得四散奔逃……最后，毛莫利终于带着我及时赶到了考场。

第二年春天，当我金榜高中，准备彻底离开草原的时候，毛莫利却不知所踪。我找遍草原，喊哑了嗓子，依然不知它去了哪里。我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草原。

后来知青战友告诉我，多天以后，有人在草原那座最高的山上发现了毛莫利的尸体。马死一般都是躺着的，但是毛莫利的尸体却是趴着的。它头颅所冲的方向，正是我离开草原的必经之路。也就是说，毛莫利当时就是在这里默默地为我送行的。

哦，毛莫利，我的神啊。你的的确确是一匹有情有义有思想的好马啊。

火很猛地冲出烟囱。锅里坐着四层蒸笼，笼里放着160个蒸碗。上了蒸碗，这席就进入尾声了。延寿走到灶前，吸了吸鼻子，袖着双手弯下腰，轻声问厨子：“我怎么闻着一股糊味儿？”厨子也生怕忘了放水，赶紧皱起鼻子使劲闻：“闻不到哇。”又招呼烧火的也来闻，几个人耸着鼻子，围着蒸笼闻。延寿问：“锅里多少水？”厨子说：“大半锅哇，少了还了得！”“你确定？”“真！你这话！他们抬过来水，我一瓢一瓢舀进去，那还能有假？”延寿直起腰，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。

永子从外面回来，延寿看他一眼，先往东屋走去。永子跟过去，从兜里掏出两包茶叶往床上一扔。延寿压低声音吼起来，灰白的胡子剧烈抖动：“马上散席你还买两包？一包就够！”

“散席你还让买？”永子也没好气，大喜的日子这样被呼来骂去，他心里窝了一团火，闷着脸往炕上一歪，斜眼瞪着延寿。他知道延寿又叉叉好面子，这种时候不敢使劲怂。

“不买怎么行！供了一天茶水，末了换成白开水，一天的茶水白喝！”他恨恨地拿起一包，向外走，扭头又冲永子骂：“你闹腾吧！闹腾吧！长这么大一点儿也不解事！白活了！”

出门换上笑脸，把茶叶递给延昌。延昌撕开茶叶包，刷拉一下全倾入锅里，登时满锅褐黄，茶叶茶梗上下左右随水翻滚。延昌从脚边烟盒里抽出一根烟，撒一根柴火点着，闭眼猛吸一口，再吸一口，还余一大截就不吸了，扔进灶里，一卷就没影了。延寿定定地看着灶火，脸上笑着，心里骂着：“狗彘的不定今儿瞎了我几包烟。”他从来都是到集上买叶子揉碎了卷着吸，今天却是所有人人都吸他的好烟，吸他舍不得吸的两块五一包的钻石。他心里抽抽着下决心：“永子结了婚，我也没负担了，也敢一回家！余下的烟不退了，我一根一根全吸了它！”

## 五

亲戚走后，租赁的东西都退回去了。延寿关上大门，在院里又转了一圈，就回东屋去睡觉。还没进屋，忽听新人大声问：“你哭什么？谁怎么了？”

延寿一惊，钻进东屋，又探出上半身，支棱起耳朵听：永子吸吸溜溜正抽鼻子。延寿老汉皱眉暗骂：“什么出息呢这是？嫌才刚骂了他？”

“说！嫌我气着你爹了，还是后悔娶了我？”新人怒气冲冲。又一阵吸溜。

延寿在外面抓耳挠腮，恨不得跳入新房踹起永子问个清楚。事都过完了，找什么背兴呢，畜生！

终于永子开口了，哽哽咽咽，泣不成声：“不关……你……的事……呃……呃……我……爹……爹……不容……易……”

延寿眼窝湿了。他缩回身子，抄着手往里屋挪：“不容易？知道不容易就好，你爹我差点把命搭上。儿啊，哭什么？谁家过事不掉层皮呢？只盼你长点出息，过好过歹全看你了……”

节里轮转，一个节一个结，打着一个个结，日子都显得短了。

那第一个拍下风堰梯田美景的人带动越来越多的人来这里拍摄，梯田、菜花、碧绿稻田，看见图片的人感慨，何必要去元阳，原来离家不远就有啊。

这就是小柯夫妇金农农庄生意不愁，过上好日子的缘故。他们夫妻不必有两地打工的分居生活。

日子顺，时间就快。转眼他们的女儿出生了。这一天，我们在看完漩渦镇的梯田之后，也顺路来到了小柯夫妇的金农农庄吃饭。我们赞叹小柯长得那么帅，有手艺。柰子人这么美，却也好脾气。这看似简单的存在却让我们感慨了又感慨，柰子每端上一道菜我们就感慨赞美一番，赞美食物，赞美人。直到客人主人都觉得不好意思起来。

但我们还是慷慨奉献着也许他们不需要的赞美。

吃饱了我们就站在篱笆边的绣球花树下看江，看江上渔船。比邻江畔的坪地养了一群鸡。一些公鸡，更多的是一些母鸡，鸡时时打架。空气那么好，我们笑言鸡们有惊无险的打斗只当是鸡在做有氧运动。母鸡下的蛋我们刚刚吃过，蛋黄微红，懂得的人说，区分是否真正的土鸡蛋，这个颜色是参照，说话的人笑，公鸡活跃，母鸡蛋好吃。

我们告辞的时候，女主人用几瓶自家做的腐乳相送，刚才桌上吃锅巴饭的时候她就送上一碟，说当地人最喜欢这样配锅巴饭吃，我们第一次这样吃，很是喜欢。自然又是赞美不断。我们告别，看见主人的女儿用粉笔在粉墙上写字，写人。许多的人。

